

孔德校刊



第三六期

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北平孔德學校出版



目 錄

兒 童 自 由 畫

——幼稚園——

1. 楊永連
2. 林家璋
3. 魏仲嘉
4. 梁曾文

——一年級——

1. 蕭 鐘
2. 王淑萱

——二年級——

1. 林應鼎
2. 錢家鵬

——三年級——

1. 華德章
2. 吳 冬
3. 周良學
4. 唐溥泰

一年級——

- 許 鵬： 開學了……………1
胡令容： 過新年……………1
程黛玲： 開學……………2

二年級——

- 郭強華： 快開學了……………3
齊 炎： 給同學寫一封信……………3-4
吳津津： 寒假中寫給同學的一封信……………4
董淑清： 小鳥的家……………4-5

三年級——

- 韓興公： 二月五日……………6
郭曉梅： 我的妹妹……………7
周良學： 採黑莓的故事……………7-8
張孝謬： 三個希望……………9-10

四年級——

- 李 全： 北河沿……………11
李小潤： 彈球……………12
王瑞麟： 放風箏……………13-14

- 章燕燕： 幼稚園時的先生.....14-15
王必環： 春天.....15-16
徐福申： Chuentian16-17
徐小蘭： 春天(譯)..... 17

五年級——

- 張孝沅： 初春的雪..... 18
陳瑞柳： 一位畫家..... 19
毛樹璿： 弟弟.....20-21
徐 楮： 雪.....21-23

六年級——

- 汪玉秀： 春來了..... 24-25
吳敬明： 初春.....25-26

七年級——

- 李玉昭： 懷聿貞.....27-29
沈小蓓： 白雲觀.....29-33

八年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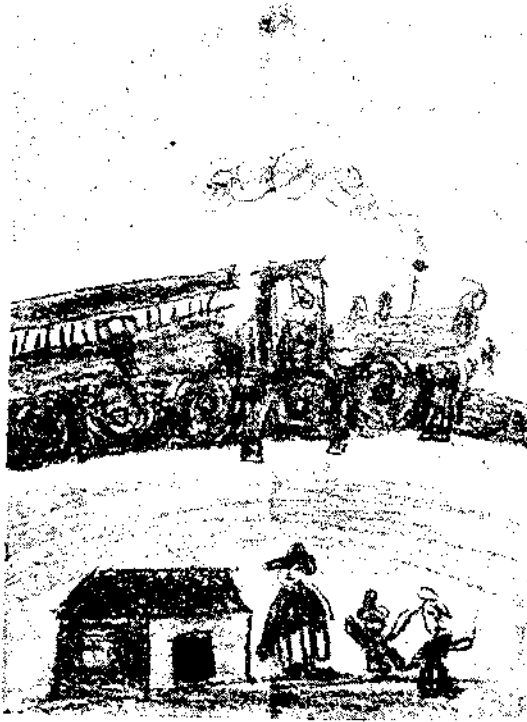
- 郭亨華： 到外祖母家去.....34-38
文棟新： 不回家的孩子.....39-42

九年級——

張連學：張詩云.....43-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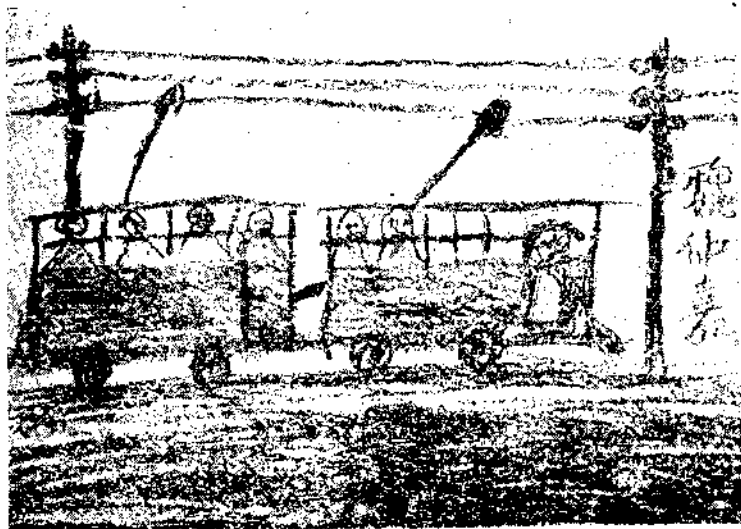
楊永連

幼稚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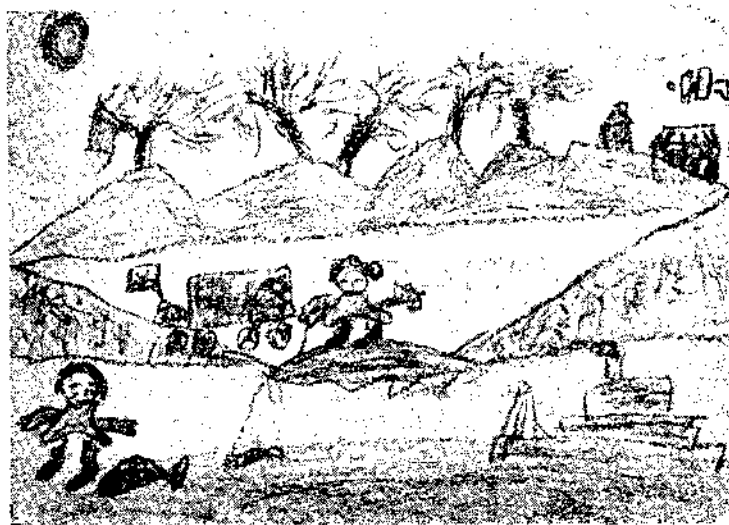


林家璋

幼稚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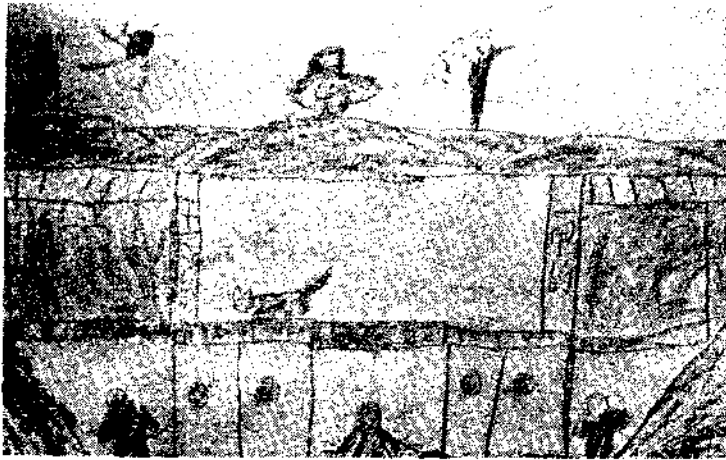
魏仲嘉 幼稚園



梁曾文 幼稚園



蕭
鍾
一
年
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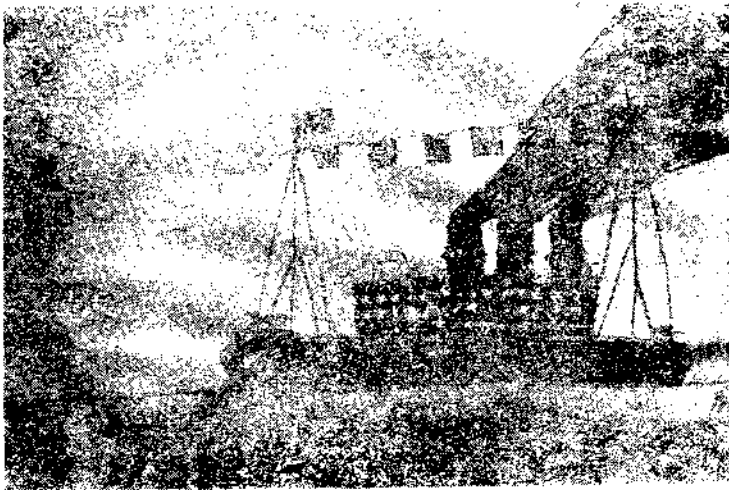
王淑萱

一
年
級



林應鼎

二年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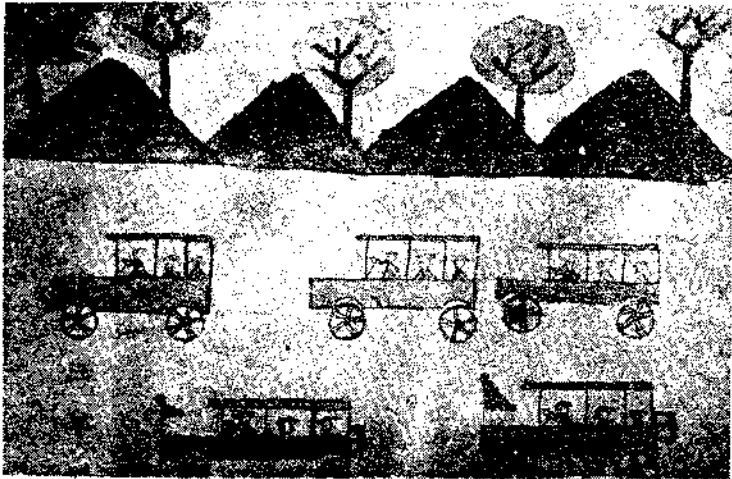
錢家鵬

二年級



華德章

三年級



吳冬

三年級



周良學

三年級



唐
澗
泰

三
年
級

開 學 了

許 鵬，一年級。

開學了，大家歡天喜地的聚在一起，可是少了一個小朋友，先生向大家：誰知道他怎麼不來了？有一個小同學立起來說：他家裏本來有錢上學，現在他沒錢上學了。

過 新 年

胡令容，一年級。

過新年前幾天我們是很忙的，到新年那天我們就不做事了，我們大家一同玩耍。到晚上，我們點起太平花來，照的我們滿院都亮，吓的小貓兒跑了起來。過年真快樂呀！

開 學

程黛玲，一年級。

上學了，我們學校裏頭，來了許多新的小朋友，我們在一起來開個會，大家來唱孔德學校的校歌，先生跟我們說了許多的話，我們拍手，我們大家都笑起來。

快開學了

郭強華，二年級。

我們學校裏快開學，我就趕快收拾我所用的東西，預備上課去。我將要看見我親愛的先生和同學們，是多麼快活呀！我每天希望開學的日子來到。

給同學寫一封信

齊 炎，二年級。

吳徠同學：

放了假以後，你在家都作了些什麼事情？我天天作完了功課，就同小鈴玩，昨天，我和母親上市場了，看見許多燈。母親給小鈴買了一個蝴蝶燈，給我買一個大瓜燈，到了家，我們把燈點上了，燈的紅光，照滿了全院子，真

是好玩呀！你買了嗎？你頂好也買一個。再見！
同學炎上

寒假中寫給同學的一封信

吳津津，二年級。

親愛的小朋友：

你在家做些什麼事？到那兒去玩過嗎？我在家天天做些功課，有時和哥哥玩玩毬，也沒有上過別處去，因為天氣太冷了。你的姐姐好不好？祝你進步！

你的同學
津津。

小鳥的家

董淑清，二年級。

離開我家不遠，有一棵大樹，大樹上面有

一個窠，那窠就是小鳥的家。窠裏有幾隻小鳥，大鳥天天出去找食，給小鳥們吃。後來他自己老了，他那幾個小兒子也長大了，便給他們的媽媽找食吃。過了許多日子，那老鳥就死了，小鳥們都很悲痛。

二月五日

韓興公，三年級。

二月五日是我祖母的壽日。這天我和小妹妹玩了一上午。到了下午就來了許多客，帶來的小孩子也不少，都同我一樣的穿着新的衣裳，我們就在一起玩耍。有一個小孩子要我和他上大街去買小泥人和糖果。我說：「快吃飯了，不要去吧。」不到一分鐘，果然就吃飯了。待客人走後，我看客人送給我們的禮物，我最喜歡一個用牛奶糖做成的一個大桃，又好看，又好吃，於是我們兄弟姐妹分着吃了。這一天覺得非常快樂。

我的小妹妹

郭曉梅，三年級。

我有一個小妹妹，很是可愛。她圓圓的臉兒，好像蘋果一般。一雙明亮的眼睛，紅紅的小嘴，更是可愛。我生氣的時候，她說：「姐姐不要生氣，瞧瞧我吧！」有時媽媽給我糖果，她說：「姐姐愛我，給我吃了吧！」我做功課的時候，她就在旁邊玩耍。她看見書上有一隻貓，她就說，貓！貓！我問她，「貓咬不咬？」她說「不咬」。我的小妹妹真是可愛呀！

採黑莓的故事

周良學，三年級。

有一個老太太，她到野外去採黑莓，提了一個籃子，她走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剛剛採了

一點黑莓，她很累，因為她走得太遠了，她心裏說，『今天真倒霉，』到末後還是她剛才採的一點黑莓。等一會有一個仙人來了，仙人對她說，『你是不是要採黑莓，到家裏做菓子醬？』

她說，『是的，是的，不錯。』

後來仙人就說，『在東邊，那籬笆兩邊都有黑莓，但是南邊的可以採，北邊的不能採。』

後來她就走了，到了東邊她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採，她忘了那個仙人對她說的話了，採了好多就回家了，她走得慢極了，因為籃子裏的黑莓太多，她走到家裏，她的狗也很高興，她就用一個大鍋，把黑莓倒在裏面，等一會就開鍋了，但她的黑莓越煮越少，她很不高興，她預備下的許多大罐子都用不着了，後來只剩下她到很遠的地方先採的那一點黑莓，她只好用個小罐子盛起來了。

三個希望

張孝謨，三年級。

從前有一個老頭，他是很老很老的人了。
有一天他在屋子裏想心思。鐘已打了八下，忽然像有人打門，他就想誰在打呢，也許是耗子吧，也許是做夢呢，也許不是。後來他站起來，慢慢的把門開開了。一看是個美麗的仙人，她對他笑了笑，就進去了，對他說：『我是認識你的，雖然你不認識我。因為你很窮苦的，所以我就來給你三個希望，你想要甚麼就有甚麼。』老人就想了一想說：『昨天是節下，人家都吃好的，就是我沒有吃好的，還餓了一頓，我希望今天再補一回節，吃鷄，鴨，魚，肉，還有……。』話沒說完燧就一亮，房邊就有一座廚房，有一個鍋，鍋裡煮着鴨子，鷄，魚，和許多菜都做好了。

仙人說：『你還有兩個希望。』

老人想了一想說：『我現在也吃好的了，可是我一個人很寂寞，我希望我母親還回來。』

話剛剛說完，門外就走進來一個老太太，正是他的母親。

仙人說：『你兩個希望都達到了，你還有一個希望。』

老人說：『現在我也吃好的了，也有伴，先留着它吧。』

『不成，鷄一叫我就走了，快說吧。』

他看看他母親是很老的了，就說道：『你看我和我母親都是很老的了，我希望，我和她都和從前時候一樣小。』

忽然他和他的母親小了，仙人也不見了，他母親是二十多歲了，很是美麗，他是十幾歲的小孩子，也很美麗。

後來，過了許多年他母親老了，死了。一年，又到節下的一天晚上，老人在屋裏坐着，又像有人打門是的，他看着棹上的燭，燭旁邊有個老鼠。

老人說：『喂，你聽，又有人打門了吧。』

北河沿

李 全，四年級。

北河沿，離我們學校很近，河沿的旁邊，種着一行柳樹，太陽西下的時候，柳樹梢上雖還染着夕陽的紅色，下面已是黑暗的晚上。

我家住在北河沿的東面，我有時出去玩，就走過北河沿的河邊。

聽人家說這河很長，一直通到天津呢！我想：「這河要是這樣長爲甚麼不通船呢？」我母親說：「因爲這邊的水淺所以不能通船。」

到了春天，北河沿結了一層薄冰的河水，沒有幾天，也就化解了。我看見有一家，老在北河沿去放鴨子，有時許多小孩子到那裏去捉魚，有人到那裡去捉魚虫。

夏天的時候，有許多小孩子拿了小椅子去乘涼，在高大的柳樹底下。在樹上還時時有蟬在嘶叫。那真是很有趣的地方。

彈 球

李小潤，四年級。

在春天或夏天的時候，我們學校裡，有許多小朋友常常聚集在遊戲場上彈球，他們有許多種球，有叫美國球的，有叫德國球的，有叫大鋼的，有叫砲球的，有叫大銅球的，有叫小銅球的，還有許多別的名稱。

彈時，有什麼叫「**ㄅㄨ**」的，有什麼叫「**ㄅㄨㄌ ㄅㄨ**」的，有什麼叫「坐鍋」的，等等和別的名稱的規則。

有時有人犯了規則要賴了，就不免有打起架來的時候，於是他們就找先生；先生說：『這人對，那人不應當。』就完了。我想：我也要學，可是老沒機會。我想我以後要學也許有機會吧！

放風箏

王瑞麟，四年級。

在一個春天將到的時候，時常有放風箏的人。

一天我和弟弟做了一個風箏，我們放着玩，放了半天，也放不起來，但是很有趣。正放着的時候，不知從甚麼地方傳來嗡嗡的聲音。

聽到了這聲音，使我很奇異，是甚麼聲音呢？我仔細的看去，在天空中有一個風箏，在那裏嗡嗡的響。原來那是帶着弓琴的風箏。

我不願得放自己的風箏了，只是看那帶弓琴的風箏覺得有趣。風箏漸漸的落了，可是四面又飛起許多風箏，弟弟說：「風箏放得這樣高，假使人若坐上去，多麼好呵！」我說：「那就同坐飛機一樣了。」這樣說了，忽然想起幼年的故事：一個人說，有一人放大風箏，把他自

已帶起來，帶到天空去了。那時我聽，便不敢放風箏，只是看人家放，雖是喜歡玩風箏，總也不敢。以後又有人說：「不要緊，你只管放罷。」我才敢放了。

幼稚園時的先生

章燕燕，四年級。

『春去秋來，歲月如流。』回憶起幼時的讀書，幼時的先生，真是無窮的快樂。

從前我在杭州的一個幼稚園時，覺得那地方的先生是最可愛的了。原來，那些先生是有經驗的，他們用着種種的方法使得我們心滿意足。

那幼稚園裡有六位先生，其中的一個是主任。她有一個小女孩，比我小一班。一次，她的女兒要到×地方去給人拉紗，那位先生向我借一件衣服，我借她了。後來那位先生帶了她的女兒到我家來，送給我兩個上面畫着風景的

乒乓球，啊！那時我是多麼高興啊！

還有一位先生姓趙，趙先生最喜愛我，我也最喜愛她，因為她很和善。

還有一位是外國人，她不論那個人都愛。

還有一位先生，她教我們的功課很少，所以比較得生一點。

現在我閉上眼睛，還能想起她們的面目。

啊！親愛的先生們啊！我終生不會忘了你們啊！我願我們以後還能再見，祝你們個個快樂，個個幸福！以後再能見面吧。

春 天

王必熾，四年級。

太陽的直射線慢慢地轉往北方，天氣又漸漸地暖和起來了，風也漸漸地清爽，河冰也漸漸地融化，魚也在池塘游泳，鳥也在樹上飛舞，我們小孩子們見了這美好的春光來到，自然是非常快樂的。樹木被風吹的搖搖擺擺，似

乎向春天鞠躬。在晚間我和許多人放風箏，把一個紅燈點上蠟燭升上半空，行人都說天上來了紅球，我覺得非常有趣。只是這一次下了春雪，把溫和氣候減涼了不少。但看這如花似的雪飛舞著，在這初春時候，到也和冬天淒涼的情形不同。有時太陽射到雪中，簷水滴滴地落下，有時被月光映著，又好像水晶世界。我想這都是春天景緻，若再到了桃李開放時候，又不知是怎樣美麗了。

Chuentian (春天)

徐福申，四年級。

Tianchih mannxde tsornq harnleen
 jiannxde biannde uenher le, yikuayxde
 bair yuen yinq tzay woenjinqde haeshoqi.
 lii chingxde danqyanqje, ueixde noan-
 feng sweichuhde chueisonqje. Bair yuen-
 lowchu yigeh ueishiauwde mjiannkoong, hua

de shiangchih yijennxde pu-lai, shyy woo
cherntzueyle. Meeilihde hwudye tzay kuay-
lehde huanwuuje, uengxde mihfeng tzay
tsongmangde tzuohje gong. Bibliwde tsao
ching-roande pu tzay dih shanq, chuanje
hehshaede ifu de shuh yee juangshy
shanq le chingliwde yehtz. Ah! Chuen-
tian jende dawle.

(天氣慢慢地從寒冷漸漸地變成
溫和了，一塊塊的白雲映在穩靜的海
水裏輕輕地蕩漾着，微微的暖風隨處
地吹送着。白雲露出一個微笑的面孔
，花的香氣一陣陣地撲來，使我沉醉
了。美麗的蝴蝶在快樂地歡舞着，噙
蜜的蜜蜂在匆忙地做着工。碧綠的草
輕軟地鋪在地上，穿着褐色的衣服的
樹也裝飾上了青綠的葉子。啊！春天
真地到了。)

初春的雪

張孝沅，五年級·

現在已是初春。在開學第三天的早上，我醒來一看，地上屋上有一層白的東西，仔細地一看才知道是下雪花了。我坐車到學校去，從車窗往外看，外面的雪是白茫茫的一片，並且那邊有幾個羊在叫，旁邊有幾個人手中拿着刀正往羊脖子上殺。羊想到牠的兒子，看不見牠的母親是怎樣的悲哀！旁邊牠的同伴，都爲和牠分別而哭泣。我不忍再看下去，把手遮住眼睛。

到學校雪還是下着，那裏有人在打雪仗。我一直走進課堂，那裏已有幾個同學。我在爐旁烤火，六年級的學生往我們教室中扔雪，我們班的同學就向外打。我沒有參加這個戰爭。只是想着殺羊的事，心中真是不忍。回家時我看見那殺羊的地方的血跡已被雪遮去了。

一位畫家

陳瑞柳，五年級。

一天一位畫家到我家來，他是我哥哥的朋友，在某學校作美術教員。那天恰巧我哥哥沒在家，那麼我就招待他了。他是很和氣很愛談話的人。當時他問了我許多話，後來我們談到了圖畫，於是他就給我講了許多關於畫的好壞的鑒別，又教我些畫圖畫的方法。漸漸的我們談得更高興了，我就拿出我畫的圖畫，求他修改。他懇切的給我改了幾張，我很感謝他。

不久他告辭回家去，因為我哥哥還沒有回來，於是我送他出門，說聲再會。回到屋裏，我覺得得了許多知識。

弟 弟

毛樹珊，五年級。

今年春天下了一場很大的雪，弟弟就要去堆雪人。這是大家都歡喜的。弟弟對母親說：『我想去堆個雪人。』但是母親回答道：『你自己那裏會呢！沒有別人幫你是不可行的，等一會兒聽差回來了，叫他給你堆。』他聽了就回過頭去作他自己的功課了。

一會兒，他又想起了一件事，對我說道：『咱倆去打雪仗？』我便說道：『誰願意去打雪仗，除非是你！』這時他臉很紅地走過來，舉手就要打我，母親說道：『瞧你，這樣一來就發脾氣，這樣還能夠打雪仗嗎？』這時弟弟臉上帶着很不滿意似的氣色，他也不願意作他的功課了。聽差忽然買東西回來了，弟弟知道了，便跑了出去。母親喊道：『你出去做什麼？』他說：『聽差回來了。』母親說道：

『作完功課再去。』他便很快地把功課作完了，很歡喜地跑出去了。

雪

徐 榴，五年級。

雪紛紛地下着，王倫身體抖着，他的母親也已凍得不能動彈了。這時王倫沒有工夫去賞玩雪景，只向那些行人要錢。可是有誰注意到他們呢！這時有錢的人是不出來的，只有事情很忙的人在這紛紛的雪裏奔走着。王倫要了一天，也沒要到錢。「老爺，太太可憐，可憐吧！」這種很慘的聲音那能驚動那些忙碌的人呢？可憐的王倫和他的母親已餓了一天了。

王倫從前也是一個很有錢的兒子。他的母親生他的時候，他的父親已死了。他父親臨死時對他母親囑咐道：「親愛的！希望你這次生一個好兒子，不要像那幾個孩子那樣的不好啊！」在他兩個月的時候，他的母親掉着眼淚

說：「寶寶，你要學好，不要學你的哥哥姊姊……」他母親說到這裏哽咽住了。他像明白他母親所說的，好像答道：「知道了，母親。你放心吧！我一定學好的。」他的哥哥姐姐們是整天地打牌喝酒，母親的勸告，父親的罵，全然不聽。這樣終於把父親氣死了。富人家庭中這樣的習慣是很平常的，不足奇怪的。

他們家裏的錢是一天天地少了，富足的生活慢慢地變成窮困的生活了。在王倫六歲時，家中只餘下小部分的財產，他的哥哥姐姐們便主張分家，母親用了可憐的眼光說：「孩兒們，你們要分家也要留點錢給我和小弟弟用吧！」那些哥哥姐姐們說：「呸，誰是你的孩兒們，少叫呵！沒羞的老畜牲和小畜牲，等着下輩子我們再養活你吧！」他的母親還是要來說：「有良心的孩兒們哪！就看我的面上給點錢吧！」殘忍的他們瞪眼踩腳的說：「什麼？你這老畜牲再說，叫你到地底下去睡覺！」王倫這時聽了只恨自己小，不能把他們打一頓。這些沒良心的哥哥和姐姐終于一窩蜂地走了。

那時他的母親身體還好，還能給人家當女僕。王倫呢，母親叫他在家看門。可是王倫很孝順，他硬要出去做事，他說：「媽媽！我要做好孩子，我要出去幫人家做事。那時他已經八歲了。後來他安逸地過了幾年，母親因為年老，平時又常受氣，因此常病便不能做事了，他就每天做事養活母親。他的母親不忍看見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做重事，便也把她的孩子的事給辭了。兩人都沒事，那來錢呢？他們只好做乞丐了。

他們又遇着這樣的大雪，母子二人便都凍死了。雪仍舊紛紛地下着。雪啊！你知道你凍死了一個慈愛的母親和一個孝順的兒子嗎？

春 來 了

汪玉秀 / 六年級 ·

春悄悄地來到人間，沒有一點聲息的來了。寒冷的冬天到底抵不住溫暖的春天，無形的被春逐走了，逐到在這里沒有留一點痕跡。現在春佔領了大地，走遍了大地，統治了大地。

窗前的鳥兒都很歡樂地歌唱着。牠們是在歡迎春，報告人們春已經來到人間。

到處都可以證明春已經來到，你看，各種樹木差不多都發了許多新的嫩芽；冷的，堅固的冰，也都變成了碧綠的，清亮的，幽靜的水了。它慢慢地向前流動。

在這初春的時候一切都現出了活躍的，歡樂的樣子，不再像冬天那樣的衰敗，頹唐。

一條小河靜靜地，慢慢地向前流動，河的兩旁都是些剛剛發芽的樹。那些樹都是受着小河的溫柔的灌溉，牠們重新得到了新的，嫩

的芽。鳥兒歡樂地飛着，唱着，互相追逐着，從這枝到那枝的跳着。小孩們都很快樂地玩着，因為他們身上的棉衣已脫去了，可以盡量地玩了。他們說說笑笑，打打鬧鬧，互相追逐着。在這裏他們天真的神情都表現出來了。

農夫們正忙碌地工作着，翻鬆了土地，預備種他們的種子。

風微微的吹着，吹過田野，人們都很爽快似的曬了一聲：『春來了！』

初 春

吳敬明，六年級。

院子有幾棵枯樹偷偷地換了春季的新裝，楊柳樹也一樣地換了；雖然你在表面上現在還不容易看出牠來，然而誰知牠們暗地裡却做着這種工作呢。

冬神覺得現在該退位了，應該把這位子讓給春神，春神也覺得這時候是繼位的時候了。

花，草，樹和一切小的動物牠們在地中這樣的想：『現在我們也該醒了，睡了這麼長久也够了，到外頭去吧！』

和暖的風在各處跑着，牠遇見了各種剛從土中出來的新芽，牠這樣的告訴牠們說：『呵！朋友，跳舞吧！在地中住了這些日子，現在我們也該伸一伸腰了！』

人們的心裏，全想着，『啊！春來了。人們衣服也穿得少了，身體也輕便了，燕子也陸陸續續地來了。在這個初春的時候，溫和的風吹着，和暖的太陽照着，花和草都展開了牠們的外衣，露出牠們那鮮艷的內衣來，笑着說：『看看誰美？』

在這溫和而美麗的初春，我們該做些什麼呢？大家想想吧。

朋友們：你們在這溫和的初春，要好好地用功，要好好地玩；如果耽誤了這好時光，那是多麼可惜呀！

懷聿貞

李玉昭，七年級。

在被塵土遮住的大街上我們坐上了洋車。像這樣冷的天氣街上行人很少，但一輛輛的汽車總是不斷的在那裏跑着；我模糊的看見裏面不是坐着一個人就是兩個人，我心裏這樣的夢想：我們要是坐在裏面一會不就到了聿貞的家麼？我這樣的夢想，但是我失望了。凜冽的北風迎面的吹來，街上的人們大都是用手抱了兩頰發抖的在那裏跑着，嘴裏吐出一道道的熱氣，微微的聽得還在嘆氣。他們大概正同拉着我們的車夫一樣都是陷在窮困中的不幸者罷。我把兩手縮起來想取一些暖，可是不知不覺的摸到一件冰冷的東西，我忽然想起是給聿貞帶的一點小小的禮物，一點海棠，真有趣！我就這樣的用口袋帶來了。這點禮物或者她也許不會嫌少罷，因為這是她所愛的呢！這時車緩緩的前

進，在那兒在遠些的地方我隱約的看見一個小黑門，我雖然沒有來過，但是記起聿貞曾對我說過：「我家是一個小黑門的。」於是知道這便是她的家了。等走到那裏時我們付了車錢直看着那在冷風中凍的發抖的兩個孤獨的車夫走得不見了才回過頭來往裏面走，心中總覺得不安，像他們這種人真是很不幸的呀！

我同潤端三人一同進去，我們喊了一聲「聿貞！」她從屋中跑了出來，臉上帶着憂鬱的微笑，向我們呆望着。我們走到她的跟前，簡直都要說不出話來。我在那裏看見兩個不相識的女孩，起初她們睜着長睫毛的大眼在看着我們，接着兩人相抱着說說笑笑的跑走了，大概她們見了我們有點害羞罷。

我們走到屋裡去，在對門的牆壁上掛着一張大像片——聿貞母親的遺像——我心中一動，淚不知不覺的掉下來了。這像是多麼的像聿貞啊！唉！她這樣小就成了無母之兒，她的心中是怎樣的痛呵！想起她不幸的命運我怎樣能不掉幾點同情的熱淚呢！

太陽放射着紅光慢慢的沉下，我們在很靜的歸途上連鳥兒的唧喳聲也聽不見了。我們靜靜的走着，走了一會再回顧那小黑門時只見聿真還站在那裏望着我們，短小的身材，黃瘦的小圓臉，我心中真是說不出的難受呵！當我每一想起她不幸的命運時，我簡直要詛咒上天了。我不明白她到底有什麼罪過使得她在這樣天真爛漫的童年就受無母的刑罰呢？

時間過的真快，如今她已到遙遠的異鄉去了。我想念她心裡是說不出的寂寞。親愛的聿真，我們何時才能再見呢？

白雲觀

沈小蓀 / 七年級 ·

「快兩點半了，還不走？」「好吧，走，可是我不認識路，怎麼辦？」「沒有關係，我認識。」「你可別騙人！」「我為什麼騙你？真的，我已去過兩次了。」我說：「坐鐵路電車？」

「五路，你還不知道？」「得了，沒有你汪小姐聰明行不行。」「別打架了，快走吧！」羅佩玉插口說。「好，走！」我們便拿了斗篷出了大門。「汪燕梅，你看我家多方便，一出門口就是電車。」我還沒有說完這句話羅便說：「快跑，這就是第五路的。」於是我們三人一直跑到電車停的地方一看原來是第三路的。「好，羅佩玉，你騙我們是不是？該當何罪！」說了一會話，第五路的來了，我們便跳上去。電車一直坐到頂頭；跳下車來已有許多的洋車夫和驢夫上來問我們要不要車，我們說要騎驢，不要洋車，那些討厭的車夫說：「得了，您坐洋車吧，騎驢掉下來不是玩的。」我隨口說了一句：「說廢話！」這時汪已雇好了驢，驢夫給了我們鞭子，我們便騎了上去，走了幾步羅佩玉說：「我害怕。」「你騎住了就不要緊。」我們說。於是汪第一，我第二，羅第三，走出了這個城驢就開始跑了。今天羅還是第一次騎驢呢，害怕的只叫「啊嘮」，驢夫看她不會騎就教驢一步一步的走。我和汪就跑了，跑一段路

就等等她。汪的驢跑的真快，一會兒我和她便差的很遠了。同時羅的驢也跑到我前面來了，我叫我的驢夫趕我的驢跑，他就給了驢一鞭子，那驢立刻跑的很快。我正在很快樂的趕她們時，驢跑到下坡的地方，一下子不留神我掉了下來，驢夫上前把驢停住我才爬了起來，幸虧不大痛，剛想再騎上去，不料後面來了兩個騎自行車的警察，抓住了驢夫說：「你爲什麼不管好了驢把人家掉下來？跟我到區裏去！」驢夫央求的說：「得了，饒了我吧！她自己拚命的叫驢快跑。」我一聽他說我，我很害怕警察叫我也到區裡去，同時看見警察踢得那驢夫直叫：「饒了我吧……」我又想叫警察饒了他，說明是我的不好，但是我又怕那警察罵我不知好歹。那時我迷迷糊糊不知怎的想起汪和羅來了。可是向遠處一看，一點也沒有踪影。這時我真的害怕起來，因爲我不認識路，驢夫又被拉到區裏去，一時，真急的要哭，大喊汪燕梅，但是一點回聲也沒有。我心裡暗罵她們兩個；我似乎想呆了，忽然聽見一個很大的聲音說：「這也不叫快

跑了吧，受了一頓打！」這時我像從夢中驚醒，一看原來是驢夫。他又說：「騎上去吧！她們都不見了。」我很生氣的說：「不騎了！再掉下來找誰。」於是就向前走，這時又聽見驢夫說：「沒關係，慢慢走好了。」我想那也好，就騎了上去，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可是我又說：「這樣的一步一步走要走幾天才到？」他說：「好，您騎住了我就叫它快跑。真奇怪！我現在一點都不怕了，心裏只覺得好笑。跑了一會，遠處有兩個人騎着驢，站在那裏等着，我一猜就知道是她們兩人。第一個就是汪燕梅喊着說：「小蓓你怎麼啦！我們等你多半天啦。」「還說哪，人家掉下來你們還是拚命的跑。」兩人很驚異的說，「是嗎？掉下來啦！跌痛了沒有？」「痛倒不痛，可是也够受的了。」一路上說說笑笑的到了白雲觀。

其實裏面好玩的可真沒有，一走進去，兩旁有兩個乾池，裏面一邊坐一個和尚。汪說：「這兩個和尚從十一直到十五不吃飯。」「誰相信這話？等人走完了，上來吃也沒準呢。」

我這樣的說着便從口袋裏拿出幾枚對準那小鈴打去，一連打了好幾下，一次也沒有打着，就覺得沒趣味；她們二人跟着我打了一會也不打了。接着我們在裏面繞了幾個圈，看見的是佛爺和燒香的。其實我們的心裏也不在看什麼白雲觀，只是爲着騎驢才到這裏來的。又到了什麼老人堂裏面，那裏有三個老頭，也沒有什麼好看的。我對她們兩人說：「真沒意思，還是騎驢回去好吧？」羅說：「不怕掉下來嗎？」「誰像你呀，走一步叫一聲啊啲！」「可是我却沒掉下來呀，氣你！」「我不氣，氣死你！」「你！」「你們打什麼架呀，到底走不走？」汪這樣說。於是我們就出了白雲觀雇了驢就這樣的回了家。在路上我們騎着驢快跑倒是很有意思。下了驢她們和我一起坐電車到我家玩了一回就回家了；臨走時我們還約好第二天再去呢。

到外祖母家去

郭亨華 / 八年級 ·

我早應該去外祖母家，因為天氣太熱，並且離外祖母家也太遠了，所以就一天一天的往下推。

這一天，是再也不能往下推了，因不久就要動身到P地去了，就是熱死人也得要去。

這天，天陰沉沉的，刮着小風，坐在馬車裡還舒服點。一會，出了城門，覺得真是痛快。眼前一片綠的樹葉，黃的穀穗，紅的高粱穗……都表現出自然的美。任你走到那裏，全是幽靜的，使你心裡倍加愉快。

田徑上有些農夫背着鋤走着，有的空手走着，時時瞧瞧他們的收穫，臉上現出滿足的神氣。

這時天陰的更重，看着西邊的黑雲，如潮水似的湧上來，霎時到了頭頂，變成了白色蓋

在我的頭上，一會兒，一顆顆的雨點滴下了，雨點是那樣大，真是凶極了。

車夫對我母親說：「我們不要再往前走了，太太！您瞧！西邊的雲色那麼濃，這雨是不會小了，前面還有一條小河，雨下大了，河裏一定要漲水，在那木橋上走着，實在危險。」

於是我們就到一個村子裡的農夫家裏去避雨。這一家，也沒有院牆，就拿些樹枝和帶刺的樹枝，把牠編起來作為院牆，上面繞着些喇叭花，紅的，紫的，……亂七八糟的佈滿了，還有那些扁豆也繞在上面，也沒有大門，只有北房三間，屋外有兩棵棗樹，棗長的很多。房內三間都是通着的。在西邊靠着窗子有兩個鍋台，靠後牆大概是放着一個床吧，因用高粱莖打一個牆遮着看不清楚。中間靠後牆放一個桌子，上面供着神。東邊放許多的麥莖，還有一個織綢子的機。門後放一個竹床。我們都坐在竹床上。

這個老農夫很和氣，我們雖然和他是誰也不認識誰，然而他招待我們是那樣的親密，就

像老朋友一樣。

他已有五十多歲了，只有一個孩子。他談着他的田地：

『今年收成一定是很好，你們沒有看見嗎？那玉蜀黍長多密；那穀穗長多大；彎彎的垂下來成一個圈子，高粱長的也很好。』

他看看外邊的雨，現出很得意的神氣，感謝似的微笑，他轉過臉來向着我們說：

『今天下這雨是很好，也許你們不喜歡吧！哈……哈……玉蜀黍葉子捲了——昨天我到地裏看見的，今天老天爺就下了這雨，真好……小三，你怎麼不燒茶呀！——』

我們說：『不渴，不要客氣，謝謝你，不要燒了。』

『雨快要停了。……近年來錢總是不好掙，往年給綢莊織幾疋綢子，也能掙十幾塊錢，現在不行了，綢莊倒了，外省不能銷售，可苦了我們啦！虧得收成好，要不然早餓死了！』農夫說。

我們看看外面的雨已停了，我們就別了農

夫上馬車，又往前走了。

雨後的景像更加美麗。一切都是新鮮的。樹葉被小鳥打動，從上面滴下如珍珠似的雨點。雨後的路很不好走。車走的很慢。一路的美景，我的筆不能全把牠寫出來。

慢慢的走近那城，城外有一段路很低，剛下了一點雨，這裡已成了潭了。車在裏走着，我很害怕，只怕車翻在水中。

到外祖母家已經黑了。外祖母看見我們到了，才放下心來。趕緊叫廚子做飯。外祖母問這個問那個。這時我已渴睡了，問我話都回答不清，後來外祖母聽我說快要走了，她面上馬上消失了笑容，現出很難受的面容。她爲的怕我難受，所以又強作笑容，告訴我們常給她信，叫我母親少去幾年，回家看看她。……

我真不能再聽這些話了，我也不能看她的那副臉了，這一切的只能供給我許多的痛苦，傷心，流淚。……

我就從外祖母屋裡走出來到院裡。我倚樹站着，呆望着外祖母的窗子。想着外祖母，她

爲什麼要這樣的愛她的外孫呢？

我抬頭一望，天上的雲不知在什麼時候已溜走了。天空已呈着明亮的小星星，和美麗的月亮，她們很親的互相擁抱着，圍着月亮跳舞。

她們像是在自誇，誇她們永不分離，永遠的跟着她們月亮媽媽。

遠遠的梆子聲傳入我耳，知道夜已深了。我就到舅母屋裏睡覺去，回頭看看外祖母的窗子，那燈光仍是在窗上照着，屋裏仍是噉噉噉不知是說些甚麼。……

舅母已睡着了，我不願意驚醒她，所以就靜悄悄的走向床前。我躺在床前，不能入睡，想起了不久就要與這可愛的家鄉別離了，我不自禁的滴下淚來。唉！人生在世界上，我真不明白爲什麼有這麼多的使人傷心的事。

不回家的孩子

文煥新，八年級。

聖誕節將要來到的時候，那些住宿的學生是怎樣的幸運呵！她們笑着，跳着，都收拾着自己的行李。各處都可以聽得見她們因為歡樂而發出來的聲音。爲着使她們多玩些時候學校已經特別的放了十天假，這一切對於她們，是怎樣的喜悅和幸福呵！

這一間屋子是亂極了，箱子東丟一個，西丟一個，滿地是衣服和用具。這些女孩子們都忙亂得氣都透不過了，但是她們還常常借着一點小問題，或是一句話便大笑了一場。因為快樂在她們的心胸中實在太多了，真忍耐不住了。

在這屋子的那邊，有一個女孩子，她正幫着同伴們收拾東西，在這盛大的節日裏，她是唯一不回去的孩子。她的眼泡着一眶淚，但爲

着不使人看出她的難受，所以當她看見同伴們笑的時候，却仍然陪着她們苦笑。這被煩惱痛苦着的人，在這樣的歡欣中，有誰知道她的難受呢？時常會有幾個不懂事的女孩子，充滿了歡悅跳過來，問她爲什麼不回去。有時雖是那變充滿了同情，這只使她的淚再不能忍耐的流下來罷了。她不能再忍耐了，便假意的和她們說：『有點事情。』借故出去了。

她走回自己的臥室中，想了一回，便踏着椅子，將牆壁上掛着一個像框子，取了下來。她的藍灰色的眼，在濃密突出的睫毛下面，憂愁的凝視着裏面的像，好像呆了似的。這樣的許久，許久，她才像狂了一樣的吻抱了那像，倒在床上傷心的哭了。這像便是她那年老的父親。

她是怎樣的愛着她的父親呵！她與他已分別了半年，她每天的想望他。並且父親也是很愛她的，因爲她長的是很像那死去的母親，宛然一個母親的脫影。父親因爲這個，便常常的和她說：『孩子！你長的真和母親一模一樣，我

看見了你，好像見着你的母親了。』死掉的母親是英國人，非常的溫柔可愛，在她活着的時候，誰都是幸福的。但是無情的死神，不使人們永遠快活，他用了無情的手把母親抓去了。

在第二年父親又娶了一個太太，這個女人非常奸詭。她的心無論怎樣厭惡或生氣，臉上却還帶着笑，當時雖然不怎樣，事後她終要加倍狠毒的報復。她是怎樣的恨着那繼母呵！她想着那假笑的面孔，奸詭的樣子，不禁發抖了。心中有着無限的懷疑，她想：同樣被稱為母親的，她們為什麼這樣的不同呢？

本來她是想要回去的，因為她是太想父親了。但是想了又想，還是不回去的好，因為她知道一回去，一定會引起父親的傷心，父親已經很老了，這對於他很有害處的。並且，繼母也會不快的吧！若是爲了不快和父親發作了，那不是更糟了嗎？而且父親早上還要到公事房，晚上很晚才能夠回來的。父親不在家，去和繼母周旋，實在是不願意的事。所以雖然知道父親是很愛她的，一定很想她回去，但爲了

那些個原因，她便狠着心，逼回自己的情感不回去了。可是想起老父親或者正在期待着她，這是怎樣難忍的痛苦呵！她哭了，恨不得飛到父親的面前去，吻抱着他。

她躺在那裏，哭了又想，想了又哭，好久好久，傍晚了，她再回到那間屋子去時，同伴們已經走了。所遺下的只是些紙屑和零亂。她望着這間零亂，還沒有人來收拾的屋子，想着某些紙屑的主人，一定已經回到她們的家裏，與親人述着別情，數不盡的親吻，有些個在途中是漸近了她們的故鄉，她不禁流淚了。在淚中她彷彿看見父親，似乎正站在門外，期待着她。

張詩云

張達孚，九年級。

眼看着年關越來越近了，張詩云的家裏還沒有給他寄錢來，急得張詩云好幾天沒有出金陵公寓，成天的在屋內轉，把他的親爸爸顛來倒去的咒。要不就是叫陳二買幾兩「燒刀子」一個人悶灌，借酒澆愁；或是跑到三十二號石敢當的屋裏，請石敢當拉上一段，張詩云也隨着胡琴，裂着嘴面孔朝天的唱一段西皮二簧。張詩云曾經對人說過他的戲經過名伶的指教，唱的很不錯。可是據外院住的王老頭說簡直有點像鬼叫。

說起張詩云來，真是天字第一號的好人。他的本能就是會花錢。可是耍不會花錢人家爲什麼叫他「小孟嘗」呢？從家裏匯來整千的大洋錢不到一個月準光。惟其如此，才有許多人和張詩云交朋友。只要一和張詩云好，他是準

請吃飯。越吃越說張詩云好，張詩云也越高興而越請你。越吃的多，張詩云還是越歡喜，越說他好，張詩云還是越愛聽。就在這個「越」字裏，張詩云的錢就像流水一般的流出去。可是你說張詩云會花錢也不對。就如同有一次張詩云到理髮館去理髮，臨走的時候叫理髮匠把剪下的頭髮用報紙包上拿回去，後來還是因為坐在車上直往下洒，才都扔了。後來有朋友問他要這些頭髮作什麼，張詩云就綳綳眉說道：「每次剪下來的頭髮若是當豬毛賣給收豬毛的，每斤倒可賣五分錢，假若每月有二斤的話，就是每月有一角大洋，一年倒有一元二角，十年便是十二圓，這十二元大洋前程浩大，正有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可作，若是白白的扔了，豈不可惜？」由此看來張詩云不是也有儉樸的美德麼？

這兩天張詩云愁得真快瘋了。整天的在石敢當的屋裏起膩。

「老張呀！」石敢當愁眉苦眼的說；「你看我明年就要大學畢業了，一點出路也沒有

呢！」

「唉！老石，你怎麼啦？你就看我在大學也快十年了，還沒有畢業，你看咱忙過麼？大爺有子兒，快活他一輩子，要大學畢業幹嗎？」張詩云的嘴一撇。

「對！對！老張，還是你在大學裏多喝了幾年洋墨水。」張詩云的話永遠是被石敢當佩服的。

「可是這話又說回來了，我家雖然有錢，都是我那該死的爸爸，眼看着就是年關了，錢還不快些寄來……」

「張先生嘸！這可是您的快信和電報呀！」好像過山炮似的，從二門外就是一嗓子。這是陳二的聲音。接上就聽見登的震天的響。陳二被鬼追似的跑了進來。

「張先生！給您。這裏頭裝的準是洋錢票，我摸着硬邦邦的。」陳二呼哧呼哧的說。

「胡說！錢會裝在信裏？」張詩云心裏高興，外面假作生氣的一把搶過來，順手把電報外面的紙袋脫去。

「老石呀！你有『交通大全』沒有？」張詩云很急的問，把眼睜得包子那麼大，滿屋亂找。

「有！有！」石敢當趕快的從抽屜裏拿出來遞給張詩云。

於是，兩個人一陣亂翻。

「咳！這要是錢，不用說您二位先生歡喜，就是我也歡喜，好得您點兒賞錢，盼着啵！」陳二兩眼放光的盯着電報說。

電報譯出來了：

「云兒見字，茲匯去洋二千元，望安心讀書，父字。」

張詩云接着又把信剪開。裏面是一紙匯票和一篇長信。

「嘿！老石，這可真是錢來了。」張詩云樂得連信都沒有去看，抓起帽子，拿起匯票撒腿就跑。只聽得一路亂響，早出了金陞公寓的大門。陳二也連忙跟着跑了出去。屋內只剩了石敢當一個人。

「張先生坐我的呀！」

「張先生上那兒？我拉您。」

張詩云剛出門口就被一羣車夫包圍了。後來還是王大個子有根，罵退群車夫，獨膺斯職。一陣風的將張詩云拉到天成銀行。

一點鐘後，張詩云穿着新買的狐皮袍，大團龍馬褂，小緞爪皮帽，手裏拿着大包袱，滿面笑容的走進來。

「呦！張先生，張大人！您回來啦？」陳二趕緊接過包袱來說。

「我還沒作官哪，你就管我叫起大人來啦。」張詩云笑嘻嘻的說。

「您早晚也得作官，就看您滿面紅光的，就是作官的像。」

「真是麼？你看我作什麼合適？」

「我看您至少也是總統。」

「好小子，你真捧我，等我作了總統的時候，我準給你一個局長。」

「呦！那我可得謝謝您啦。」陳二說着，真向張詩云請了一個蹲兒安。

張詩云和陳二就這樣一問一答的進了屋子。

「老石呀！快來，越快越好。」張詩云把包袱放在桌上大嚷着說。

「是！就來了。」他拉他拉的一陣鞋響。石敢當進來了。

「喝！老張真抖哇！」石敢當兩眼衝着包袱說。

「抖！」張詩云真的把身子一抖。

「簡直不像學生，倒有點像老爺。」

「學生就是老爺，對不對？老石。」

「對！衝着錢也得說對呀！」

「還是別廢話，快來幫着我數錢。」張詩云連忙將包袱打開花花綠綠的鈔票和白花花的大洋呈現在他們的面前。張詩云和石敢當每人拿了一把，一五一十的數着。只苦了站在門口的陳二。兩隻眼睛突出一寸多，死命的瞪着，恨不將鈔票瞪一個窟窿，心裏才痛快。

花哪的一陣響，石敢當手上的十塊現洋一個不留神全落在地上。石敢當看了看張詩云連忙一塊一塊的全檢了起來。

「咦！怎麼？十塊錢剩了九塊錢了。那一

塊滾到那兒去了？」石敢當一邊數着，一邊自言自說的說。

「石先生，這塊錢在這兒哪！」陳二一個猛虎撲食爬在地下，一隻手伸入櫃底下，屁股一蹶，手一伸，早把那塊錢掏了出來。敢情陳二的眼睛跟着錢轉哪。

「得了，陳二，這賞你五塊錢，你出去罷。」張詩云拿了一張五元的票子向地下一扔，手一揮。

「這是怎麼說？張先生，您盡賞錢了。」陳二連忙的撿起來，感動得直落淚；仍舊站在那裏。

「陳——二！怎麼還不走？」張詩云有點發怒了。

「張先生，我看您也該餓了。我叫廚房給您下一碗麵，叫一籠包子，您說好不好？」陳二擦着眼淚說。

「不用，這陣我還不餓，等餓了再叫您吧。」

「嗟！要不我上桂蘭齋給您買幾塊點心，

再沏一壺香片。您說好不好？」

「都不用，你給我作一壺開水沏茶吧。」

「噫！」陳二這才走出來，很小心的把門關上。回頭撲哧一笑，趕緊把嘴掩住，輕輕的走了。

「老石呀！咱們現在有這些錢應當怎樣的花呀？」張詩云很惶急的問。

「好！老張，聽我的。咱們是先上清音樓聽一天的戲，到晚上六點多鐘咱們上致美齋好好的吃上一頓，一人喝他兩斤老黃酒。然後回家咱們再找老黃，老陸打他一夜小牌，你說這手兒高不高？」石敢當是處處愛護張詩云，並且想盡種種的方法使張詩云高興，雖然一切都是張詩云花錢。

「好！真高，都聽你的。……陳——二。」

「噫！」

「叫兩輛洋車。」

「噫！」

張詩云隨手拿一捲鈔票捏在身上，把剩下的都放在在箱內。

「老張，你可得加鎖呀，等咱們走了，陳二要不全拿走才怪。」

「對！加鎖。」張詩云一邊說着，「啣」一聲上了鎖。

「張先生，車僱來啦！」

「走哇！老石。」

「走!!!」

於是兩輛洋車拉着兩位先鋒——花錢的先鋒，風車般的跑到清音樓去了。